

祖氏遺編



祖氏遺編卷第三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著述

宋 祖士衡

字平叔上蔡人進士甲科知制誥有傳

呼延告詞加食邑制

乾興元年三月日

翊衛雄勇功臣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

軍事高州刺史御史大夫輕車都尉永安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呼延必顯

元正通紀 卷三
朕奉憑几之訓言肇登宸極眷執戈之營衛時舉徽章
庶使勞臣有以知勸惟爾名登勇爵志達善經居然御
衆之材蔚有訓戎之效入奉周廬之警出嚴衮服之容
純誠可嘉茂渥宜及增其視品進以爰田勉報朝榮惟
忠與孝可特授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舊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加
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功臣散官勲封如故

大宋故推忠協謀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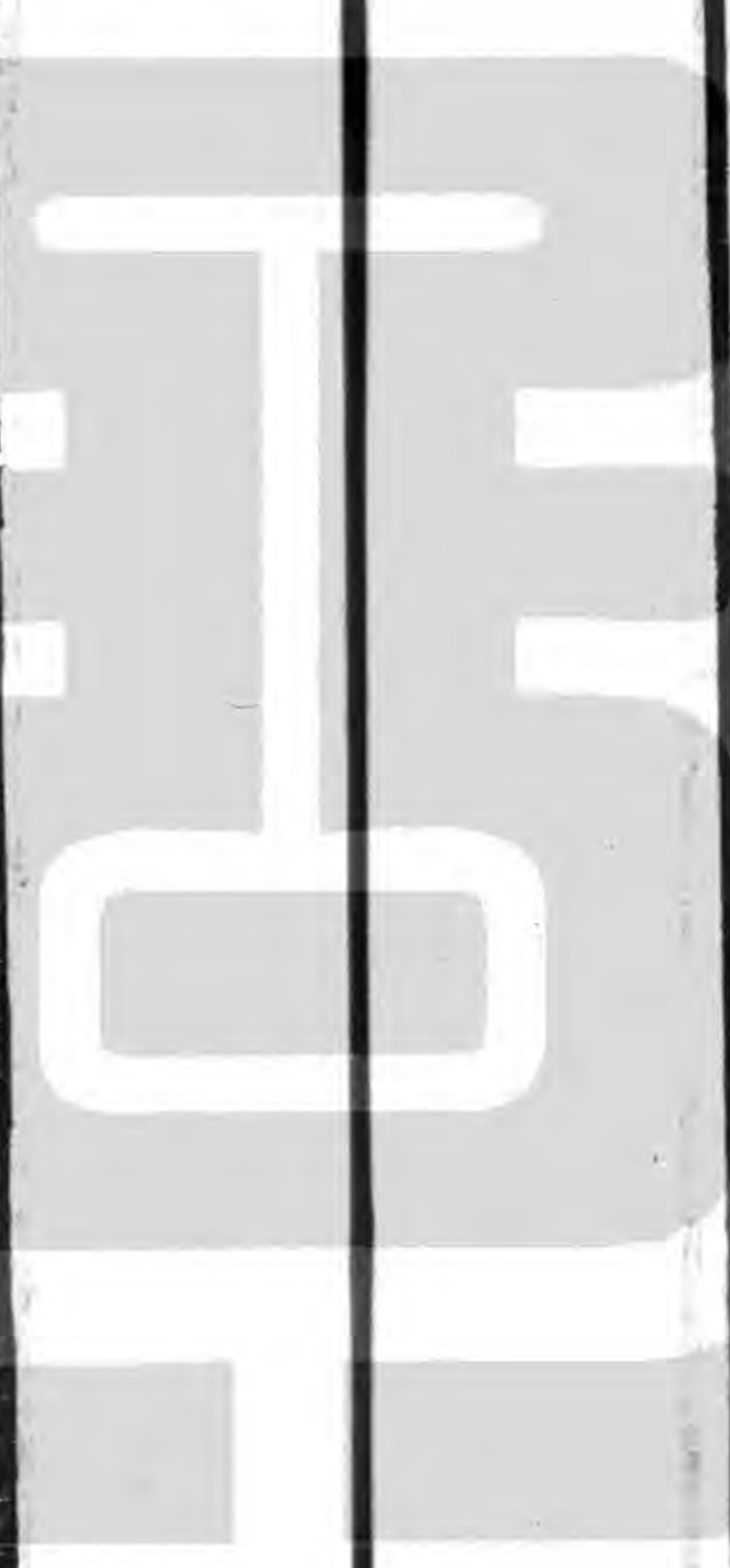
章事太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
戶食實封五千一百戶贈太師諡曰文簡向公
神道碑銘

朝請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護軍范陽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祖士衡奉

勅撰士衡乃文簡之
孫壻故知其詳

臣聞麗高穹者萬象而斗魁制其中構廣廈者衆材而
棟梁任其大民惟后而斯戴后非臣而罔又天地裁成

之日一二萬機聖賢會道之期旦暮千載若乃自天生
德乘時奮庸守正以持平宣獻以敷制切劘當世之務
嘉靖有邦之正使藩帷展繫丙魏之同心照爛簡編與
闕散而爭烈者其惟元宰河內公乎公諱敏中字常之
其先宋左師之裔也後世徙居大梁子孫因家焉曾祖
萊國公諱貽孫祖許國公諱載烈考曹國公諱瑀皆贈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而國爵之命凡
五遷焉密印泥書輝映里門曾祖妣張夫人祖妣孫夫
人妣史夫人以韓魏晉三國申追封之典善慶之來斯



遠哀榮之數兼極曾祖而下皆感慨世故優游天爵諸
侯不得友萬物莫能遷鄉里稱爲善人子孫宜有達者
而先曹公器局閎廓志行潔修好聚圖書多交賢俊位
匪充量福成有基公主協貴祥幼懷夙智山庭日角特
崇於竒姿天球河圖居然於重器始就外傳文藻日新
先令君治家尙嚴知子爲美嘗謂史夫人曰大吾門者
吾兒也勿漏吾言恐墮其志寓居近市過往踵門有若
儒生適至傍舍覩公風骨視正行遲因與鄰母言稱有
宰相之器俄失所在斯足異焉繼喪二親善居得禮比

至除變四壁蕭然載逾加冠之年始赴命鄉之舉太平
與國五年太宗親御便坐公以進士高等面賜登科一
命將作監丞同判吉州郊祀之慶遷太子右贊善大夫
故司空致仕張齊賢時同外計薦公治狀璽書褒之九
年代還遷著作郎覲見之日奏事稱旨選於三司戶部
判官賜五品服未幾爲淮南轉運副使前此涖職率尙
剛決析毫定制破柱求姦公獨不然取一警百甄明吏
課勤恤民隱屬有言公抱雄才大畧可備文武之用者
驛召且至將以八作使處之非所好也懇辭得免翌日

繕寫平生著述獻於公車亟乙牘以回觀固每篇而稱
善得直史館遣還治所耕籍恩超遷左司諫入爲戶部
判官明年以本官知制誥賜紫當是時也堯日光華安
安爲德周家忠厚郁郁成風疇咨之命亟行潤色之文
尤重公以儻望躋於禁垣發揮大哉之言裁成坦然之
制稱職之美僉論歸之俄同判大理寺有妖尼道安者
誣告庭列時諫議大夫張公去華任京府判官實公之
外舅公抗疏請不預決讞詔卽許之旣法僚悉罹譴黜
好事者因詆公雖避嫌疑猶涉黨援上惡其言不獲問

狀俾罷綸閣出知廣州求對清閒之燕罄陳感戀之誠
今之此行非敢憚遠幸生還於京闕期瘁盡於國家言
發危心漼然淚下天子感動愍然久之且留公業又不
可詔遷職方員外郎以申獎任之意南粵舊邦爲一都
會重溟伊邇蠻蜚之人雜居百貨所叢撐握之琛可富
控提封之五管嚴守府之萬兵公之至也閭里懷思如
得慈母堂皇決事號爲神明期月有成淳風草於殊俗
異代相望清節邁於古人逾年就領廣南東路轉運使
寄任誠優風宜且異力耕火種田農之利益微草伏禾

棲物怪之名斯衆跋履山川之巖道推行米鹽之細務
辨官屬之能否齊市賈之貪廉遠民悉安列國胥化太
宗察前咎之無狀惜傑才之處外詔還且以爲工部郎
中一日宸筆作飛白體書公及故禮部尙書張公詠之
名以賜相府誥朝二三執政進對上曰斯二人名臣也
卿頗知之乎左右因盛稱其才上大悅公旣至卽拜樞
密直學士與張公並命焉銀臺之制存乎李唐近代以
來歸之樞府公嘗援引典故請更設一官局卽詔與張
公同領之上書之有六體得以裁評施令之告四方此

焉關決出納無壅朝廷賴之陟降左右以益親從容言
事而甚衆復有挾公任廷尉日有國子博士皇甫偁掌
無爲權務以賅抵罪受其私禱爲子末減事下憲府乃
偁嘗寓題尺號公不啓緘亟遣持去別詔卽訊一介尙
存納書竹中瘞於傳舍穿掘斯獲封識宛然飛驛以聞
上驚嘆卽時召見慰勞久之公頓首對以感會非常雖
死無報今此一節本畏人知飛語傍連乃至上達非遇
覆盆之照將興投杼之疑詞直氣和上爲傾聽心則不
競幾困於多言道之將行彌隆於乃眷天其或者以是

開之是月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不十旬之間
由外郎之秩遷擢之速當世罕偕甫再見而拜趙卿未
滿歲而得漢相用才之急從古而然惟公舊屬亨辰發
舒盛業道合明主澤及生民許之三賢曾何足數時淳
化二年季秋也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卽位之始公適
在假告力疾入謁待見東序君臣感咽悲不能勝徐奉
慰安俾卽親事進封戶部侍郎會召曹王彬自鎮海節
制入爲樞密使以公爲副西北二部烽烟未寧遣戍勞
旋會無於虛月伐謀制勝爰在於中堂而公智本天資

畧不世出爲國遠慮咸有告於徽言惟帝念功切盛推於寵數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冬氊裘侵塞草輅省方詔公兼知樞密院事璧壘朝行儲胥夕舍出入延見動靜咨詢選將練兵戒器蒐乘機事尙密率挿羽以馳書謀士或多殆躡足而進計六羸潛遁萬旅凱還天子以兩河之間綿及塞下師之所止固荆棘之將生歲比不登念瘡痍之未起命公爲河北河西副使黼帷飲餞貂璫申諭蕃庶之錫莫匪珍奇仍以禁卒萬人俾爲衛從郡邑相望凡數千里官司肅給車騎甚

盛鳴笳清路百姓爭以縱觀持節勞軍諸侯不敢仰視問閭里之病苦宣朝廷之恩德幼艾胥悅至於涕零離去鄉里之毗得室家而競入跳梁山谷之盜投弓矢而求哀乃至羗戎遺種城郭諸國聞君之至驩噪競臻迎拜馬前或言吾父申嚴邊堠震疊天聲復命來朝禮貌尤異明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內則彌綸百度外則鎮撫四夷志勤勞於邦家德光明於上下巖石之瞻斯屬鼎飪之味惟和豈勢高之易傾將功成而當去倏構貸田之訴頗致飯煤之猜

匪圖辨明深自劾責以戶部侍郎罷政事踰年出知永興軍府事未幾就復兵部高奴之壤保界一隅控大宛善馬之來爲天下勁兵之處屬羗酋之慕化因疆吏以傳言輟我元臣綏茲異黨命知延州兼兵馬都部署公作事謹始開心見誠納其懷徠許之卽敘行險徼待固無爾從蓄疑敗謀適足自棄坎軼之言惟信庭旅之貢甚勤戎索訖寧軍政增肅俄而陰山之衆盛秋南牧皇赫斯怒盱食罷朝王於出兵宿食在野專以西事委之於公密許從於便宜諸侯皆聽其節度調發次補不俟

奏可公再拜奉詔未嘗漏露外禦侮而有素坐鎮俗以同常百郡幾乎不知四鄙終之無警公之定大事得大體率此類也可勝言哉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屬圖建封被召歸勤六龍時邁以公爲東京留守司日幾千里之廣居鑰萬戶之嚴政務簡稀令行禁止善而無迹天下稱之禮畢遷尙書右丞俄兼秘書監局禁凝嚴甚開元之制度英髦雜集主東璧之文章天子以下武應期嚮學篤化來金華侍講之舊躬石渠稱制之勤而公兩朝柄臣上所尊禮思近耆德樂聞讜言卽以爲工部

尙書入政殿大學士屬有事於汾睢再命權東京留守
司禮成拜刑部尙書夏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英殿大學士公本以平素於顯胥契神靈之運遂踐承
弼之地嘗罹疑似之謗厥位惟危深思遲暮之年大福
不再而枚卜斯及輿誦益歸簡在上帝之心果爲蒼生
而起真祖下暨渥澤其雱加拜中書侍郎惟亳修祀加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夏兼樞密院明年又詔權泣馳道
震方潛龍舊館自飈馭之招格植殊庭而嚴奉總斯重
事屬於台衡以公爲景靈宮使僦工畢進位兵部尙書

感電之區考室底績命公爲兗州景靈宮慶成使奉册
推尊改元肆雋典禮蔚縟瑞應紛綸授吏部尙書天子
推藝祖慶誕之方實在洛宅擬漢家顧成之廟崇建仁
祠嚴作會之威神奉將行之儀衛以公爲西京應天禪
院太祖聖容奉安禮儀使亦旣復命剡奏避位援禮經
之將及奉恩詔之弗俞至再三終不得請天子以公耆
明之德宜師表於百寮乃拜爲右僕射康濟之術久緝
熙於皇極命兼門下侍郎鴻儒之才能就成於大典俾
之監修國史寵進之數率有加焉顧待之恩舉無與對

天禧二年充玉清照應宮使守冠四輔奉承萬樞協於
友僚恢張法度之政惠此黎獻躋致仁壽之域啓乃之
論甚精毗予之託斯重終以衰疾晚以退休疊貢由衷
願從還政而命勿至黽勉視事三年重陽節有詔近位
盛集禁園公伸主禮以盡歡逮暮景而罷會趨駕還第
言笑自若暴中風眩初若昏醒俄頃有瘳拜伏猶若中
使交道五返以宣言太醫盈門十全而責效會就陽有
日公弗克侍祠禮成進位左僕射加昭文館大學士聞
命益懼削牘固辭詔以客禮交修謀猷有素苟守小遜

則非朝廷寵重忠臣臣下以身殉國之意宜卽祇受無
復重煩公不獲而陳但望闕頓首庚申歲旦疾勢驟加
湯劑並臻繼以鍼砭泣對傳詔手自封囊願達志誠乞
罷重任非敢愛死實恐辱國絲言薦降皆不垂允臨軒
軫慮形於顏色暮春三月風景恬和少覺體佳頗有戀
思因召門下士授席圍碁啜茗閑話及夕而罷比至中
夜疾不可起乃明日己卯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二上
卽時就臨哭爲慟再賜白金五十兩輟視朝三日册贈
太尉中書令命入內省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攝大鴻

臚持節職喪上又臨次發哀羣臣奉慰自小歛至掩壙
內司賓凡三至其第奉常考行諡曰文簡追錄嗣子遂
及諸孫傍逮姻戚之家下周給使之列卽其年六月甲
申有司具鹵簿鼓吹葬我公於開封府縣汴陽鄉豐臺
里從先曹公之塋也公階崇三司爵魁五等封啓萬室
號登八字徽寵之數曷以加焉初娶安定梁氏封本縣
君再娶張氏封南郡夫人又娶廣平宋氏故擅毯使延
昭之女封祁國夫人後娶太原王氏故忠武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並夙承宮教克著壺儀

輔佐宣勞奄忽流歎五子長曰傳正次曰傳亮並殿中
丞傳正賜緋魚袋次曰傳式次曰傳師次曰傳範並大
理寺丞三女長適金部員外郎李直方次適如京副使
王希範次在室孫十人長大理寺丞賜緋魚袋繹次大
理寺丞絳次衛尉寺丞紳約綜次大理寺丞緯西頭供
奉官純次大理寺評事緩綸維孫女八人曾孫四人並
幼公風度凝正識局淵深簡言易從守之以信莊色難
犯卽之也溫不伐而功益高有容而德乃大由布衣而
作丞相自委質而至歸全出處不離於令色屯夷不失

於正道曠貴全盛凡四十年享用福履大臣莫一始令
君罷符離邑宰丁許公之憂生計屢空僦居輦下惟公
一子旁無近親偶得鮮原以營真宅俄有隱者過而竊
歎謂其後嗣當至公台豈英袞之崇已高天之默定而
青鳥之兆亦吉地之冥符釋褐臨州最號難治刑清訟
息吉人宜之亟升表著之班迭居要劇之務亨衢有漸
淑問攸歸磅礴外邦遵毓重器執庭中之法見君子用
心慕委珠之名抗章辭設論入鎮秉酌泉之節罷郡無
囊實之資密侍威嚴陪於前馬贊領樞務責之坐籌屬

戎堠之尙嚴講兵鈴之至衆朝奏暮召靡有間時夜思
晨行是稱盡力雅善敷納言必詣理方書簡冊進讀如
流已事而還上爲目送或問溫樹更答他言每下殿門
更有常處山川曲折之狀畫地可成邊防緩急之機傳
檄乃定際於隆洽預茲粥諧百志惟熙一德匪懈深惟
朝家之大策親贊帝者之上儀昔黃霸長於治民及爲
丞相風采不及於魏功名益損惟公外守方面流豈第
之聲內秉紀綱茂經綸之業謝公有廊廟之量而不閑
將畧惟公長轡遠馭帷幄而決勝輕裘緩帶談笑以臨

戎周勃之謹厚可屬而椎樸少文惟公言成典謨學該
韜畧常以經義而進退好觀故事而奉行薛宣之足以
謀王體斷國論而煩碎不稱賢惟公持重有威敦大成
裕公府未嘗按吏卿大夫各使任其職公孫脫粟一肉
賓客仰給衣食而性忌害外寬內深惟公致位三事故
舊不遺賦祿萬鍾自奉甚薄推轂薦士常若不及虚心
待物豁然無疑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而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以殖其貨惟公子十有餘
人在公之時無一釐務者祿賜之大猶畏盛滿躬以清

德率下化成傑然真王佐之材所以成天下之務前後
屢奉詔撰宗廟尊論及皇帝徽號冊文斯大手筆事與
穹壤相弊矣自餘論著體大思精遺藁僅存成十五卷
齋閣岑寂援策觀書數歲以來手抄唐史孜孜讎校朱
墨洞分感疾之前甫爾終帙筆法遒勁自成一家檢飭
閨門數誨子姪曰嚴與敬極乎義方鄧訓在家未嘗賜
席石慶入里不敢乘車念肯構之爲難諒餘慶之斯在
前歲屬疾涉於累旬徧召家人倏約後事裁置壽木寓
置增坊及比奄然終制已具達人大觀其若是歟惟其

未報主恩不去相位垂緒言而在耳齋永恨以入冥若
乃務經大猷克庸祇德有庇人之惠包世之量茲所謂
巖廊肅哲之老社稷表幹之臣者也其一話一言大功
大行固已藏之王府載於國冊而諸孤等履霜露而永
感仰風烈之如存願紀豐碑以表幽隧爰奉俞詔屬於
下臣慙匪當仁庶於傳信其銘曰天之氣清地之德寧
太行儲粹維嵩降靈訢合嘉運公之生兮舜咨於牧湯
選於衆出畋協卜求野肖夢發舒盛業公之用兮懿行
嘉言休勛美利文致太平武嚴守備知無不爲事二帝

兮七政以齊五刑幾措丹青神化金玉王度時仰老成
居元輔兮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保茲一人建皇極兮剛
亦不茹柔亦不吐式是百辟遵公路兮陟躋巖廊助和
鼎鼐如其天下想風采兮屹若崇山湛如止水終之宰
相自有體兮池鳳方集陳駒靡留奄忽厚夜生若浮兮
行將賜几不獲歸印凜然餘風沒猶振兮容車秘器袞
服密章送往無還孝心傷兮德音孔遐緒言如在翼傳
子孫令族大兮梁臺南峙浚波東走真宅言歸名不朽
兮國典禁樵都人墮淚穹石攸刊辭無媿兮

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

李文正諱昉字明遠深州人

朝奉郎行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輕

車都尉賜緋魚袋祖士衡撰

士衡先娶禮部尚書李宗訥女

故知其詳

天禧二年歲在壬午閏四月癸卯故相國文正李公夫人考終於京師崇慶里春秋六十有七天子以其輔佐君子之勞幹理家政之德朝宮庭者踰於三紀啓國封者歷於五邦淑問柔儀爲命婦之表自屬纊以俟主專

道而行內司賓凡三至其第賻禭之禮率有加焉存歿之恩斯爲至矣夫人姓符氏其先武都人後徙真定占籍治產遂爲北門之望族高曾而下皆隱德藏器用晦居貞作善降祥自他有耀故殿中諱嗣隴西李氏考妣也故吏部尚書賜紫金魚袋宗訥太子右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宗誨翰林學士玉清昭應宮副使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宗諤朝奉大夫國子博士宗諒子也適宮苑使會州刺史帶御器械曹珣子早亡女也故國子四門助教昭逸今太子中舍賜緋魚袋昭迪大理評事昭迴故

大理評事充宣化軍使昭適今大理評事昭遜太常寺
 奉禮郎昭邁太常寺太祝刑部詳覆官昭述三班借職
 昭運太常寺奉禮郎昭邁進士昭道秘書省校書郎昭
 邈太常寺奉禮部郎昭適二未仕昭選昭逢孫也彭城
 劉湛光祿寺丞潘承祐西上閣門副使曹儀右正言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祖士衡衛尉李丞錢延年孫壻也
 一在室而亡三尙幼孫女也秘書省校書郎元卿次仲
 卿季卿耀卿真卿堯卿舜卿正卿升卿晉卿曾孫也九
 並幼曾孫女也夫人和順在躬幽嫺成德始在幼稚天

資不羣沈靜寡言未嘗嬉戲因心則孝宗族稱之逮於
 成人蔚爲女士居玩圖史動守箴誨母氏鍾愛擇對未
 行以燕婉之見求輒連蹇而不允時有識者知其貴徵
 年二十六矣文正公任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尙書始納
 采焉公先夫人卽夫人之從祖伯姊也二姓好合永資
 繼室之賢百兩御歸適協宜家之美一命受封武都郡
 夫人明年文正公入躋秘殿乃贊中樞期月之間正位
 宰府夫人時疏封於曹國儷我碩德嬪於清門朝夕執
 勤聿成於闡範歲時稱慶遂冠於內朝而旣富能裁在

貴思降寬裕謙約慈惠柔明比宗親待娣姪則以已下之潔粢盛澄酒醴則以身先之衣不同施言無出閫五服之戚中外實繁憧憧往來盈門交道親疏有序榮悴不移家用益肥人以潛化爲締爲綌見功行之勤如山如河知服位之盛每休澣宴集子婦佐饌兒童捧觴夫人親舉案以致恭儼如賓而相待故當世言家法者稱李氏焉泊文正公曳杖晨歌夫人帷堂晝哭哀有餘而盡禮居無慮以勉喪旣而整飾閨庭率勵宗黨門內之治不肅而成今上嗣統封許國太夫人始從子也自爾

國家再燔柴於陽位肇秘玉於天封臨顧之祥薦膺於神貺顯揚之際用旌於母儀由是進邀陳魯衛國號焉於時愛子令孫懿親近屬或代言玉署通籍金閨納駟之第通衢附貂之冠充幄垂青襲紫濟濟誥誥諸婦在旁莫非甲族粉澤之鈿並列環珮之聲相聞夏清冬溫克伸於孝養出告反面匪遠於慈顏而自比部歸全翰林淪謝會未數歲宣化云亡慈念所鍾居多感泣平生無疾未始晝卧今茲首夏常膳靡加涉乎旬時遂至羸瘠雖勉進醫藥而微瞑不言恬然反真如熟寐者易箆

之夕家老始告固已儲量人之財庀送終之具修約後
事咸有素焉豈知命之靡常何達生之如是博士君與
孝孫昭迴等卽以其年孟秋甲申號奉靈輜歸葬於河
南府河南縣伊水鄉諸葛原與文正公同域而異壙合
葬非古得吉兆以在茲其生若浮惟芳猷之不泯嗚呼
夫人淑謹內積端厚外彰言無奇表音斜志在節儉賓祭
之外靡事珍羞朝覲之餘不衣異綵賦性勤敏精力過
人自始笄至內外婦逾四十年率鷄鳴而起盛服正容
暑雨祈寒無一日少懈服勞攻苦常夙夜而警戒問疾

弔喪必先往而後罷家有孤孺乃自鞠之推燥分甘無
所不至聞人爲善必欲成就其身名撫下有恩未嘗假
借其顏色若乃居春秋小君之重得易象中饋之宜修
內則之齊莊窺女史之說懌采蘋之能循度隱當之勸
以義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惟是數美無不兼之宜
其式孝慈於六親享康寧於五福著嚴君之家節播壽
母之頌聲方抱孫於高堂遽收神於太素蘭薰玉辟已
嗣徽於昔人石泐金生當取信於來裔恭惟先考諫議
文正公自出土衡無狀又爲夫人諸孫之壻周知尊行

欽奉緒言銜哀不文庶資實錄銘曰

其馨如蘭比德如玉終然允淑出令族兮長守富貴能循法度居中有功嬪賢輔兮表率命婦肅肅雝雝元服盛容啓國封兮言惟婉柔性本冲澹國史是鑒成闈範兮生若夢幻疾在膏肓復命曰常壽不臧兮疑尙如存求則不得孝心惻惻思罔極兮東望吾夫北望吾子卜葬於此掩蒿里兮刻辭介石追美重泉茲無媿言表松阡兮

西齋話記

三十
五條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者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歲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秋田率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物例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而多辟穀歲之所得常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饋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久之又遷一處凡遷數四卽並盡矣來歲復加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遷避遁逃或旬日或經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令太府少

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
 青城隱者託以達信堅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
 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
 百步許蔡卿盡禮迎佇畧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
 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承間訪以黃白之
 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遺之悉無所受既歸
 故居語其鄰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迴日幸自各努力
 也一日挈其妻潛去於今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國中相國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運副使河

南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軍小校彭仲元者善袁許
 之術言二人皆當位極大臣富貴而復壽考張先升而
 不久其位向次得而最耐後向比之張官較一資壽少
 一歲既而二公果相繼登庸張終於司空致佚年七十
 三向以左揆終於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然後文采煥然今
 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學士宗諤休澣與子弟家讌有太常丞劉仲宣
 是日預會酒酣因探題聯句或徵故事為令以俗語捉

對李氏諸子中昭述者時年十數歲飲酒先醜顏而劉
丞思若抽軋每徵故頗有難色偶顧昭述欣然得句云
三杯酒後眼精赤述應聲答曰一度令來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
禮成辭歸面敘感遇俯伏流涕且曰願子子孫孫盡忠
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爾一世子孫亦非爾所可
及也

予姑程氏孀居誓志攜其孤幼來依先大夫淳化中先
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嘗染疾旣劇久之方愈忽夢有
力士十數持符扣門追躡甚急將行十許里至一大城
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案決事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
云此人且去命授與白絲一結今日數一莖數盡卽來
至咸平三年先大夫棄養予奉姑氏寓居蔡下是歲姑
復夢向之力士追攝泊往見尊官復遣姑還一與前無
異而再以絲授之其大一箸許纔踰月而姑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荆南罷赴闕語朝士云在任
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署求相見闈者以視事方
退請謁非時固留少頃以須府公再出道流曰故知渾

州劉師道學士薦某求見馬侯劉已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禮上某適赴會退而來此闈者方驚訝其言忽失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戶部勾院奉命

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詠時為戶刑部同定監法張延於廨舍

忽一日絕早相過云夜來夢一大寮經由召書吏修刺

通謁書吏未至亟自染翰泊畢視之乃誤結銜為禮部

尚書凡三易之而皆復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

終於大儀

龍圖閣侍制李行簡言龍川道士曹若虛者善鑿尤得

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

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即至

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鍼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

云始都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故夫姓宋忘其名遠歷郊野

橋梁復入叢林草莽輾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

中其足不能屣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爾郡入競訪若

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即

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人敝廬占數蔡下郡人有與家兄遊者忽夢有人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祖家二秀才士安及第否答曰已成事又問三秀才士龍及第否曰滯他不得其人曰滯他不得是何言答曰先食祿時天禧二年也來春二兄長果策名而適拘選限三兄長不利而歸都不測前夢何謂矣秋九月予自小諫遷中諫長冬天子有方望之事得以三兄長之名上奏恩補右職卽時受俸乃思已成事滯不得先食祿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左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以疾以年累乞罷退上悉堅不允前後抗章非一至遣中使傳宣閣門通進司不得受二公表狀君臣終始恩顧近來罕及也

內殿承制鄧雅前後將命四方自題姓名云登邑誰不言安牙在左邊郵亭廐置往往有之

戶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性詼諧累居計省同列多懼其善謔戶部判官上官佖因戲曰石君石君何人奉奈口何石應聲曰下官口何干上官佖事又初爲禮部郎中謁謝時執時執戲之曰今爲正郎莫須不同自前

也石曰某雖塵忝豈可改常況告勅之內並明言之時
執因問告勅內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禮部郎中餘如
故

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餘慶嘉節
號長春是歲果王師受降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卽太
祖誕節之名也

內臣張繼能頗知書嘗總戍兵於靈州屬戎寇圍城經
歲不解繼能作詩云夜聞塞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韻
哀不是感恩心似鐵何人肯向此中來

金陵瞽者王光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號爲王聽
聲太平興國中先大夫爲贊善知句容縣時故叅政蘇
公易簡初命將作監丞倅府事光贊言蘇公甚貴若年
過四十卽爵位不可涯也至道中先大夫爲尚書外郎
通判淮陽蘇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強
盛無疾晨接賓僚方退踣於廳事之後俄頃不救時十
二月矣前去四十不累旬也因思光贊之言一何神耶
然聞其後爾言事則稍差矣

金吾曹翰自方鎮黜居環列嘗爲言懷詩有曾因國難

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之句頗爲詩人所許

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知樞密院每見而嘆曰王二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譚新登第大有聲望皆稱可繼其先相國之躅錢公云李君文行何官不作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爲工部侍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掌誥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叅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歲芙蓉盛開之際而今之郡人泊鄰境士庶以八月一日爲期競集於太平興國觀捨施甚多號爲蓮花會而都不霑二林矣主事僧但自以常住飯兩寺緇褐爲遠師作忌日齋爾大貂武惠曹公彬盛德殊勲冠於當世而謙退謹靜稟之天資嘗因候對處於內殿幕次導從悉屏於他處蓋畏人知也俄有使臣數人率銜命外方未嘗識公者因褰簾而入一揖而坐各恣談笑久之問公曰賢甚處得替來公不得已曰青州得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

曰遠近即未知復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機應是已有好
勾當處公曰果然是果然是乃問職位公曰某即樞密
使曹彬也聞之並狼狽奔逃而去曹公未嘗形於言而
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也

屯田胡員外寂言四十年前有供奉官楊志其名乃節帥

楊義所謂楊瘞子殿前也之弟為湘潭巡檢年甚少因至衡山乘

馬入司天帝祠庭又於諸殿焚香不甚恭肅及出門墜

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戈步遶繚垣稱為巡山使者

今之祭醮衡山者皆設巡山使者位即其人也真宗好

文嚮學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宣示臣下
者不間於三五日台宰執至貼職於三館者皆得預賡
載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出為陝西轉運使奉辭
之日向奏乞遇有聖製欲令勾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錄
本附遞至治所庶得和進恩旨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路轉運使奉詔討谿蠻平之
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伴舅者江陵松滋人也始
年十歲為蠻人所驅入山洞間見本邑鄰居夫婦抱一
子纔周歲爾亦在劫中以其夫婦潛謀遁歸並殞於百

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舅卽收之而行得在一田斬斫
家蓋其官充給使伴舅養給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
或火食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襁負之田氏亦憐之而
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以歸得各還其家噫童子而知
爲仁義也

叅政趙侍郎安仁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充淳化
中嘗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中云命
爲山林主者掌世人之先代亡靈久未生者登廳據按
僕使吏胥至多簿書委積於階前充甚駭焉意謂已死

矣左右云不妨陽間掌事但不可洩於人爾因問充之
先代何人尙在此左右曰並已受生又問妻族何人尙
在此亦曰已受生矣因問馬家何人尙在此左右曰有
叔姪數人未得受生充曰何故也答曰爲證口舌事未
了馬氏者蓋充之內子前夫之家充因不知其家世旣
寤亦不敢言之俄而疾愈因暇偶與內子言馬家骨肉
爲事何若答曰亦皆如常因語其性善惡答曰餘無他
但諸子或忿爭卽好於星斗下焚香作咒誓充默然心
知乃言口舌事驗矣充自爾每月率三兩次如夢寐中

至冥間涖職積一歲頗厭怠之且慮久而不祥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矣大中祥符初始以疾終

叅政又言應舉時素未嘗至中書也而忽夢入一公府升堂而決事迴顧堂後室中有四婦人並坐既寤思之都莫曉矣爾後由翰苑叅大政赴本廳上事恍然宛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予之朋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疾而逝予往弔之有女使如王者卒然而偃仆於服舍如中風眩之狀因作靈語如玉吳人而言音酷類狀元狀元汝上

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啼吾到此極快樂已與先內翰相見冥間喜吾至錫賜甚頻又得第宅庄田器皿鞍馬僕從近二百人今爲陰山諫議矣汝輩凡上食燒錢須呼陰山諫議我方領之或遇號哭卽言學士恐外人聞之以爲笑也又予與石中立集賢協議於外將共出俸錢以庀喪事如玉又於室中云可自貨却馬更家間收什亦恐得少許國家恩賜足以了得送葬不必更煩祖石二學士也俄而中使傳宣賻錢百千羊酒等及貨馬自餘家資果能營辦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劉筠舍人

來矣食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年小且與撰遺奏懇切陳乞

正字名述狀元之弟

亦合得五貫俸錢且

相兼支用因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轉太祝奉禮厥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肯與在京差遣得監鑄鑄務時添支錢五貫文既擇日小斂家人出鈿器數副將置壽木中予恐為人之所覬覦因徹去之家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祖學士不欲以銀稜椀楪入棺何不換三兩副素漆器著時俟狀元堂第名逸會葬未至雖闔棺尙未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為妨礙啓棺視之乃有

贈作綵一束橫在面又如玉素不識書因索茶匣

狀元素事

惟茶器必自為鑰

起坐自開點啜一甌訖依前封之命筆題署

一與狀元同於今尙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愈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隴州從事會知成州屯田員外郎劉保衡經由召飡不食葷肉因語在郡日有屠者宰一豕既去毛而舉體有黥俱若人之文身者衆聚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慘然曰此某之兄也死且二歲諦視所刻魚龍之狀宛然及有文字歷歷可驗乃以重

價贖而瘞之此家遂罷其業保衡感是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寇準如平馮公拯唯不為禮部而皆徧歷吏

兵戶刑工部尚書叅政天水趙公昌言亦不為禮部而

徧歷五部侍郎相國唐宋公琪自諫議拜刑部尚書

叅知政事不歷丞郎給舍太原王公欽若自學士左正

言拜諫議叅知政事貳卿呂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

議並不歷郎中員外中憲趙公安仁自學士工部員外

郎拜諫議叅知政事內翰梁公顥自司諫掌誥拜諫議

戶部使中憲劉公筠自學士兵部員外郎拜諫議副翰

晏公殊自學士戶部員外郎拜左庶子充職並不歷郎

中

僧贊寧者頗有學問近代罕有其比著僧史言今之車

駕前中使乘馬擁抱以繡帕覆之者俗指為駕頭贊寧

乃云其中有人王經一部蓋不知而妄作也此乃大朝

會時殿中御座爾其形如杌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

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傳因事當指名之可云師或

云和尚或以杯渡兩字呼之亦可辨矣而乃十餘處全

只稱渡似實單名者此誤爲矣亦猶今之鄙俗有設開元天寶時事指明皇自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中度言陳詢爲太子中允嘗夢人語之曰爾之官止於此矣旣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遷太常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宋尙書白當爲貳卿日嘗夢於一水邊見一人立於水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與足下相識何故下拜對曰無答拜某是將來狀元侍郎卽將來主文也後累年尙書果爲侍郎主文以王世則爲狀元及瓊林宴日視

之狀貌乃昔夢中所遇人也因問其方來則曰某湖南人也

王叅政化基未及第時常於齋中晝寢甚美忽爲鼠嚙其指覺而遂起良久寢所牆倒自是家中不令畜猫懼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而李端於郭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乃比鄧通旣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

更不思究便率爾而用之往往有誤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八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爲諸父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是宣帝時人邇者王禹偁作筍詩亦云稚川龍過頻迴首認得青靑數代孫稚川卽葛洪之字投杖化龍乃費長房爾蓋是使葛陂之事此乃不思之由又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傳說非刑人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爲胥靡庸賃也豈可謂說爲刑人哉

廬山者按山記并郡圖言匡廬山本周武王時自匡續隱居此山學道歲久屢徵不起仙而上升至王時以其結廬之所賜號爲匡名靖廬山今山下有匡先生廟存焉乃匡廬只是一山也近張景匡先生詩序引葛洪所授五嶽真形圖說云黃帝署廬山爲使者是黃帝時既有廬山又取張密廬山實錄云因廬水而曰廬山也是山本名廬而因續曰匡也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望匡廬之二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祖氏遺編卷三終

祖氏遺編卷第四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著述

宋祖無擇字擇之進士高第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詔知通政銀臺司有傳

上安撫張雜端書初任齊州通判十有一月作此書

九月十二日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齊州軍州兼管

內河堤勸農事借緋祖無擇謹傾竭愚慮撰書再拜獻

於安撫雜端執事無擇竊謂國家修戎備設民兵雖我

朝之新制實前代之遺法若郡若縣其守宰之才者皆

足集事今國家擇賢於臺省以爲安撫者非直爲修戎備設民兵振其綱目而已蓋將以察官吏之能否詢民事之利病然後紕陟而更化之也伏惟執事巡按京東一路自宋及齊歷州一十有一矣歷縣約五七十餘矣其民蓋幾百萬家矣某吏能某吏否執事固知之矣某事利某事病執事亦固知之矣無擇誠愚而復齷齪奉所事且不能知其能否與利病實無以告執事者今無擇所知者有二人焉是皆有才而無位一居堯之奉符一居齊之章邱彼二人者常舉進士不幸爲有司所擯

於是乎自放於山林間奉符者曰孫復字明復章邱者曰牛仲容字元包孫復博學敏行有古人風慕孟軻揚雄氏著書牛仲容博學敏行與孫復比善用兵如古所謂孫武吳起者觀厥二人之才非今之組繡文字以爲進士者未審執事以無擇之言信邪待將求二人之學之行而後信耶執事苟求之不惟信夫二人之學之行又將信無擇之言也執事旣信之必將行之將行之卽當請於天子曰孫復有道者可與之官賜之祿以養於家且旌夫賢曰牛仲容有道者可與之官假之權以臨

其戎且伸其用旌夫賢足以厚風俗伸其用足威四夷風俗歸厚則王化有成矣四夷畏威則王師無征矣是進二人而王道具矣執事倘一言而天子從則幸其不從再言之又不從則重言之至於四五六七言之惟從而後已焉可也茲二人者無擇目識而心知者也若執事所巡按未至數州或有如孫復牛仲容之賢更冀執事留意而博訪之嚮者執事爲京東轉運無擇蒙被恩顧實踰倫等今執事安撫京東無擇再獲望拜旌旆心甚喜怍是敢輒稱彼二人之名於左右以備歸朝日爲天子諮詢之資不宣無擇僭越惶恐頓首

蔡州新建學記

孔子生中國中國之人帥其教者十一二佛生西方中國之人帥其教者十八九四海之內靡然而嚮風寢以成俗者於今百世而況都邑村落之下橫衣髡首之伍所居如市至使庶民終身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愛師友之禮待其悖逆淫亂之禍生然後寘於刑戮是王道往往而絕也嗚呼不教而殺君子所不爲也三代之民驩然以孝悌相養以禮義相守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學

校之化行乎州里也兩漢以降或張或弛何常之有化之不常則民之所守不固所守不固則去而爲佛去而爲佛則君雖有政不得臣而使父雖有慈不得子而蓄師雖有教不得友而接欲其如三代之盛其可得耶今尙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太原王公質以清才卓識爲上器使來長蔡人爲此蔡人作新學於孔子廟近市而陋地且甚狹遷之乃表請郡治前官舍居焉突然而高者爲之講堂次後如講堂者師所仰息翼然而夾於兩旁者生徒列室而處之又有亭以習射有庫以藏書有

廚以具饌有莊以出粟有圃以樹蔬有雜物以備用有耕牛以墾田使居是學者有求而足也且命軍事推官楚秦汝陽縣主簿劉丙掌其局事旣成公親領僚屬與其生徒落之蔡人於是知孔子之教非西方佛類皆欲澡刷前日所爲之非是靡然胥日鄉莫不悅懌辱在學徒乃率其衆拜公之賜遂以是辭刻於石用識所始其生徒書史屋宇雜物莊牛之數籍於學者悉第列於石陰云時景祐二年九月日謹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名記

昔者西漢漕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厥後又益數百萬石以給乎中都故太倉之積相因而紅腐者繇此也今王京之東海岱之間其是乎國家受天駿命奄宅區夏析海內爲一十七路分命官以司漕運實兼廉察統理郡國則漢之八使之權俱焉非夫材如蕭何威如張綱能豐儲侍而肅奸貪則不與是選我司勳張公郎中工部馬公郎中領漕運於京東既再稔二公靜惟國朝以來膺其任者爲不少矣皆賢能有材稱去此而入居臺省毗大政者有矣而爵氏不紀其間也乃追錄前人而次之用刊諸石鄆之名州惟舊集年以河決徙今新州而二公之署在焉今所追錄則斷是徙州而下凡若干人徙州而上者蓋亡矣觀夫羣賢爵氏森然在目未有不稱其任者矧二公之業茂績隆度越羣賢遠甚其將去此而入居臺省毗大政在蚤暮矣重惟二公之懿著於世也不可掩蔽則人或覩此必曰某之言不爲所部吏而佞且誣也康定二年夏六月十日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刻獎諭勅記

獎諭有勅嘉臣勞也金石刻之尊君賜也夏州畔之二

年王師致討未克於是朝廷大臣外及庶官皆思修政
教出籌策幹財幣練士卒協心陳力補綴闕漏以服乎
有罪以基乎無爲不敢是暇於位然猶天子念邊警未
徹日乾而夕惕至午而弗食未明而乃衣所以更張洪
化懷來遠人此虞舜格苗周文降崇之修文德也我南
陽張公扶風馬公以尙書郎主邦計於外實居京之東
屬國家有事於西鄙二公夙夜勞躬憂思勤宣精力顧
所職在國用在民隱方今宿兵原野調發良急苟國用
民隱之弗恤於臣節乎何有乃議校貨布經費之贏者

以資乎軍須遂取千萬以獻上以充國之供餽下以紓
民之賦歛天子嘉其然錫以璽書而褒之二公茂對天
子之休命且欲流光無窮非金石刻不永卽命某以文
誌焉惟二公之才之任實朝廷之所賴以康也雖然於
二公爲小官而尙劬劬以事事如此異日天子擢賢以
輔至治二公並命爲公爲相必能推是心於天下則其
德業銘鐘鼎書竹帛然後納諸宗廟燕之勳室以昭示
後世某猶期爲二公稱述茲敢不承命哉謹拜手稽首
恭篆其辭於璽書之下云

申申堂記

申申堂者所以備燕息也無擇官於齊之六月郡政之暇思得賓客之有道者與之居而學政焉乃度地作堂以延賓客得隙地於寢室之後遂樹垣作限而構堂焉制不侈大亦不卑陋俯砌鑿二方池導回泉水以灌其中匝岸植雜花果樹間以怪石植藕於池池之東舊有竹數本又徙數十本益之成叢旣而賓客每至則引於此著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以諮詢其利病焉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

詩以爲燕息之事若夫坐於堂上則有遠峯在目鳴泉入耳時時觀魚之泅聞鳥之嘒竊感魚鳥之樂幾動休壑之戀此其燕息之趣也居是官十有九月天子有詔俾三十日而後歸朝惜夫將去此也因書其始作且誌其物或曰子名燕息之堂曰申申非取孔子燕居之義乎無擇對曰然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若無擇其不爲狂者耶斯亦克念矣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以茲爲過故以其說附諸康定元年夏五月二十有五日記

知雄堂記

君子之爲道也夙夜皇皇不敢懈惰蘄至於聖且賢也苟至矣又將蘄其所施焉耳爲所施惟勤而克著大休則內充於厥躬外及於斯民光永於來世其或懈於其始而光且有終者末也蘭陵蕭君濬夙夜爲道有君子之心焉雖內充於厥躬而猶蘄其所施故惟卑以處之若未有以過人者豈不幾乎賢哉寶元己卯春以將作丞爲齊臨邑明年新故堂於其廳事之左堂故無名遂名之曰知雄在老氏曰知其雄守其雌雄取大雌取小知其大守其小則實之者虛滿之不損孔子所謂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是矣惟君能知道之大守道之小故取老氏說以名其堂蓋將與道出處不忘乎知之守之之義也他日其獲用於朝廷施厥所爲以外及於斯民光永來世信夫道之雄也厥惟君之志是誠君子之心焉臨邑於予爲屬予乃知君也詳後之來者其尙知蕭君之志夙夜爲道而又知其大守其小則聖且賢可蘄而至焉也苟不以其道而曰吾不爲雄而爲雌不爲大而爲小必也懦夫者已未可與言乎知雄之旨也

郴州學記

時爲廣南東路轉運使

皇祐五年七月郴州新作夫子廟學成太守陳君藻移書俾無擇識其始末惟聖人者人道之規矩學者王化之本原人道非規矩不成王化非本原不立我國家因唐制天下州縣置夫子廟與學用古道也郴於湘南介要荒之地向之爲州者往往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舊祠圯毀而絃誦之音未之聞焉前年陳君通判是州與太守李君初平始謀撤故而新之因上其事朝廷嘉之賜錢三千萬以助其費用承制再拜喜忭黃髮

稚齒莫不聞知明天子崇儒尊道之如此闔境歡聲蒸爲太和衆工效能曉昏劬劬是以亟集謀雖肇於李而成功者陳也其制宏敞尊顯爲一州壯觀偶夫子與十哲於殿若王若公若侯各視其冕服圖六十子於廡皆有次序儼然如攝乎威儀儼然如聞乎聲音左之右之有經有史學者有能用力於斯不懈可以變冥爲昭言具齊聖陳君之是舉也郴人戴其德曷有窮乎矧君之自通判遷知州事凡四年矣惠恩入民心也深矣金石之刻以詒後人無擇不宜辭乃系以詩云天下有道兮

庶人不議王澤旁流兮海隅萬里化莫先兮吾儒崛起
德莫盛兮斯文遐被惟柳之人兮亦材而美可掾爲轅
兮可矯爲矢孰絕其津兮孰梗其隄今我邦侯兮戚然
以喟興墜補漏兮靡艱厥爲廟學旣成兮不愆舊儀生
徒旣集兮率用新規勤道在已矣廣業及時入聖之域
兮爲帝之師無曰苟取富貴兮內以自欺遺我邦侯之
羞兮汝顏曷施誰踵其武兮善繼勿墮惟柳之人兮無
忘此詩

袁州慶豐堂記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刑
獄秋七月按部道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
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日馳二百
里浹辰而遠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旣寡糧餉不給賊
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迫攝其後遂出
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
邐衆山之間如圖畫屏障使人清趣自生俗慮都去郡
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跡命
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

事業以自廣間或邀賓友以琴尊相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可謂勞矣今也乃無秩有祿飽食朝日不亦泰乎人雖以爲貶予不以爲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爲憂耳是秋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曰慶豐且持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唐韓文公廟記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二百三十四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祠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

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以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怵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征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旣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尙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於理用是復力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邸亡卒民恐禁示厯職方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

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

右庶子為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名犯宣祖廟諱上一字故

書其官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

書栢耆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

自鳳翔百姓割肌膚為奉供京師公上疏極言不可因

得臯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

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州之人男女為人隸者踰

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為直而出之隨奏而著於令

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

殺其帥署王廷湊為節度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遽止之

公已入矣眾皆危公公辭氣慷慨如蹈無人之境與士

卒論逆順存亡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

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

六軍將士咸畏憚怙怙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為

人信服也如此憲宗既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為皇甫

鎔所忌乃以公為狂疎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

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

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參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為

且天遺編卷四

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尙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夜茂勉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於記云時皇祐三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袁州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爲州者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日其處不及往

者三月旣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汚屋雖存而將傾延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爲也閱封內之浮屠民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匠購財一皆新之別爲堂亭臺閣互植以珍木嘉果閒以奇卉幽草紅渠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遊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有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日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廚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曰遜堂堂北有射圃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

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遜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數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稀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

盡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蕞然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卽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予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臯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奚取於予文如欲識其歲時請以此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月一日洛陽祖無擇記

刻經效方序

洪範九疇皆以天時人事本於王化其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壽康寧考終命居福之三凶短折疾居極之
二苟陰陽和寒暑時兵革不起畫象不犯則民壽康寧
且考終命矣三代之際仁政之行非他也繇是道也風
雨不時人多疾疫邊鄙不寧刑罰不中則民凶短折且
疾矣暴秦之際覆亡不暇非他也亦繇是道也噫爲天
下國家者舍三代而不務則必暴君也汚吏也未見其
仁政所由興也求今之人能繇是道以行仁者其提刑

舍人彭城劉公平公明白有材遇事輒斷奸貪下吏縮
縮不敢動如老婢病妾對明鑑然常自謂曰陰陽和寒
暑時兵革不起畫象不犯使民壽康寧且考終命者此
宰相佐天子之職之業我則不敢然念四海之廣民踰
億兆飲食之失飪寒暄之作沴爲不少矣非有葯石之
良孰救腹心之疾因取家藏方書所經救者總三百七
十首且將刻石傳諸方來卽出其本以示小子小子再
拜拜賜不覺歎服公之用心可謂有仁術矣往者太宗
皇帝命集聖惠方凡萬餘首鏤之方板以廣流布今上

皇帝作銅人象按明堂法分布胸空示民不惑以我國
家四聖人豐功鉅德紹天休命永康民人仁政之行固
已比隆於三代也尙應和氣或鬱人乘爲疹乃以藥餌
之方鍼砭之法輔世所闕斯又過於禹湯文武之心焉
公則益廣斯術用濟羣品有以見聖主賢臣同德協心
如此其至矣異日朝廷訪公以天下之利害民間之疾
苦公又將以仁義之藥禮樂之術醫時之病使鰥寡孤
獨有養黎民不饑寒至於海隅蒼生或仁或壽其爲美
利萬萬於茲也小子不敏辱命爲序區區之說願冠諸

首

羣公送潘君秘校赴潁上詩序

去年余遊上都隸太學會友人芸閣讎書潘君說以職
滿赴三銓余以秋賦獲升名於禮部君以冬集勾稽於
潁上旣而離羣索居望風懷想者三十旬於茲矣今余
抵潁謁舊叅政貳卿蔡公屬君趨府且同傳舍胥會於
此驩慰無量君乃出去年所得餞行詩繇內相晁公而
卜暨予一十九人凡二十章且將籍不肖文以冠諸首
而刻諸石請不容遜可無辭乎君少步場屋爲時聞人

沈此下僚固未充量而君累歲處之無一日戚戚於懷
抱如尸貴仕享豐祿之爲者事上官不少懈亦未嘗以
毛髮事取容於人非夫器之閎大塗之修遠尙不可涯
測則疇能如是耶貳卿蔡公以元老舊德暫解魁柄息
偃是藩薦紳之士延脰翹踵以覬獎拔矧如君者孰與
先焉余知君之脫塵土凌煙雲當在此時不在異日必
矣敢請題是辭於羣公之詩左以爲序時景祐五年秋

九月十日也

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改寶元元年

河南穆公集序

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
以爲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
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爲道道之不行
而不廢於學文故雖身厄於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繇
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
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舉經明行修公實
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叅軍居職以直自
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以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
潁蔡二州爲文學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於

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本諸仁義以爲質平時所見於簡策者殆踰數千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爲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歷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序

李泰伯退居類稿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閒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揀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爾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未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日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

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於篇且又嘆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於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旣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耶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耶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旣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哉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厯三年冬至日序

連席秀才字序

名之於身必存乎義無義不足以爲名故字者所以明乎義之所存也夫春秋之法書字者貴之也書者爲貴則不書者賤可知矣噫字之用亦大矣古之人名而不字者有矣字而不主乎名者有矣苟名與字存乎義甚大而人不有其道又何所取焉上黨連君學賢人者也學賢人者將有爲也將有爲則其思慮深其志意廣精鶩乎堯舜之道思慮不得不深心入乎堯舜之道志意不得不廣連君學賢人勤且久而不渝其心允乎賢人

元王通續卷四
也其名席席之義亦大昔魯哀公問儒於孔子孔子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氏謂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
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夫堯舜之道存乎典蓋百世
之所不可易之法也人苟能得其道而鋪陳之以事其
君不亦孔子之心乎今連君之名席豈無意哉無擇敢
請字之曰公珍惟公珍有可爲之材當可爲之時又將
居可爲之位必能鋪陳善道以事其君亦朋友有望於
公珍也公珍其勉諸

進士魏舜元字序

男子冠而不字可以謂之闕禮予之友弟魏君舜元一
日訪予以未字爲請且懼其闕禮夫父名其子士字其
友古禮也予不敢遜因稽其名所出循其義以取稱字
之曰善長在春秋傳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蓋言舉
十六相去四凶人也易稱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文言謂
元者善之長也在坤則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用知乾
有四德坤亦有之乾言君坤曰臣君臣之間皆備四德
舉十六相世濟其美天下之人謂之元凱其不善乎臣
於堯舜其坤道乎弟以少年有疆學篤進之心苟道日

益固何患乎不爲元凱也何患乎不爲明天子之舉也
孟子不云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其可及元凱其不
可及乎弟其勉之孟子又曰責善者朋友之道也予旣
辱來請且訊其舜之功又緣其坤之德重以孟子之言
并而爲序以畢其說不褒而勉者其庶幾乎責善之道
焉

題宜春臺詩序

宜春郡有五臺號宜春者爲甲蓋其據會要盡登眺之
樂自古迄今幾千百年遊於斯者幾千百人好事之流
覽景而賦詩者豈少耶今存於屋壁者不過近世三四
十人而已余意經久失其傳爾乃因暇日命工爲巨版
總錄其詩凡三十首庶免散亾不以詞之妍媸不以位
之高卑惟以歲月次其先後或曰子其刪之如何余應
之曰非聖人之徒不敢爾爲也請俟來者

與張郎中書

日月范陽祖無擇謹致書於郎中執事無擇中間嘗奉
面命俾撰先正侍郎神道碑文初不敢承命暨執事改
治洛州又辱書來請伏以先正侍郎潛德弗耀克昌其

家無擇才學短淺固不能發明往行然屢被見託不可
無辭以慰孝思其碑今已撰成謹令繕寫寄獻文字號
荒謬深懼不稱伏惟尊明詳擇不宣

宋故贈尚書工部侍郎清河張君神道碑銘

寶元元年冬十一月庚戌天子有事於南郊還乃賞公
卿行慶賜自公以下位於朝者其父母祖父母既歿咸
有贈官例也明年春知齊州軍州事尚書虞部郎中張
公某語其僚大理評事祖無擇曰我先正本無官某治
毛鄭詩咸平三年擢第自有位於朝梁贈爲衛尉卿今

天子以園丘之祀均釐臣庶又贈至尚書工部侍郎按
令當斲石爲碑表諸神道願得文章以系以銘無擇曰
不敏文章不足以信後人敢辭他日見復言無擇曰此
譔述之事非末學所宜爲也固辭未幾公改治洺州又
移書來請益堅無擇大懼違孝子之心有咎乃不敢辭
其碑曰惟張氏以孝友見於周雅其苗裔蕃衍甚盛漢
晉暨唐有文武材爲王侯公卿大夫十五六唐末五代
天下喪亂衣冠舊族往往流落閭閻沒而不振故侍
郎諸祖咸夷於民曾祖諱瓌祖諱溫父諱隱以中原板

蕩與其族轉徙四方無常產逮周廣順中始占籍於濟
侍郎諱澄字仲容實濟人也侍郎以諸祖連數十歲避
難南北故無餘貲無以支經費遂不爲他務惟蚤夜孜
孜以治生事常自儉嗇推所有以均其宗屬歷數年爲
富家大族嘗有里中凶人晝日輒攫物侍郎不俾人捕
焉俄而凶人自致其所盜物而去濟民於是號有善行
初郎中君以明經中選侍郎訓於庭曰汝惟清謹乃克
保厥官汝惟反是乃用瘞厥躬郎中君祇服其誨言罔
敢失墜繇州縣職爲幕府客遷京朝官宰邑守郡時稱

廉平故人咸謂張氏有子矣侍郎之配曰太原王氏積
封寧晉縣太君生六男四女男長卽郎中君也次曰永
圖曰永昌曰永錫曰永肩曰瑋並無祿早世女俱嫁爲
士妻侍郎以咸平五年秋八月終以明道元年秋八月
葬於濟之鉅野縣仁義鄉仁義里以寶元二年秋八月
作碑於道固自一命大理評事暨今尙書工部侍郎凡
六被贈典也於是條其世系官闕以狀來請辭刻於石
銘曰闕

宋故朝奉郎司農少卿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潁川陳君神道碑銘

君諱某字某潁川人也進士釋褐始爲宣德節度判官
不行以所知薦擢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尙書虞比駕
部員外郎中司農少卿歷知南京下邑縣廬州舒城江
陵府江陵邛州天邑縣通判沂并州知新撫泗州監光
州酒稅知興國軍始爲郡掾留心法律嘗言五服年月
之制輕重之失凡九條請行刊正又言五代之法有自
徒加至死者亦請減定並從之赴調吏部以書判高等
遂佐江陵幕時府政尙威猛僚吏無敢言者君頗爲規

正一府賴焉君在舒城主推茶薜有大姓張迪等五家
常擅其利他商莫能行君爲革其弊迪等乃誣商構訟
君於上在法當免轉運使察其非罪聞於朝迺得其直
迪等皆黥配焉治江陵有善政後有徐越者代君爲治
亦著能名時人歌曰前陳後徐政簡民舒民到于今稱
之沂州有殺人者及得無辜而按之會君被檄如齊未
幾而已具獄君立辨其寃後果得殺人者人以其爲神明
樞密直學士王汾雅聞君名及守太原辟以爲僚至則
一府之事多以委之春州有馬萬者殺人辭連馮資旣

而吏鬻獄將以資死焉君方爲新州轉運使乃以屬君
繇是資得不死撫民素好訟君下車三日牒訴數百一
一照其情僞區處無有不當訟是用希泗當水陸之會
政事實繁君處之沛若有餘刃皇祐中諸路轉運使承
詔上列郡治狀而君在淮南爲第一踰年拜章懇求近
鄉一間局以便於私章再上乃有光州之役俄爲使者
奏起之復知興國軍大江以西其俗尙鬼君一切禁止
民遂化之居二年請老旣得謝歸故里一不問家事惟
與同縣人高士劉瞻相往來講道義泊如也以嘉祐六

年十月十四日啓手足於私第享年七十有三君少時
孝謹諸父有欲異居者爲之泣諫乃止丁繼母憂廬墓
三年極於哀毀其涖官效職廉白明恕數見稱述若文
潞公明文列高文華公皆引重焉曾祖隱祖懷懿並不
仕治左氏春秋世其學父谷不仕累贈尙書工部侍郎
妣李氏張氏梁氏封壽光僊遊縣源太君君三娶初黃
氏次程氏後許氏皆望族也程許封長壽天興縣君男
八人之翰之奇之材之純之敏之道之輔之賢翰撫州
司戶參軍奇宿州臨漁縣主簿純蘄縣主簿材不幸早

世餘皆舉進士女四人伯叔並天仲季嫁爲士妻孫十
一人曾孫二十二人君既有疾一日謂諸子曰吾疾革
矣吾死當乞文於祖擇之以識邱隴則瞑目無恨焉諸
子以熙寧元年四月二十日葬君及三夫人於蔡之新
蔡縣咸平鄉龍泉里從吉卜也銘曰東京陳氏著於穎
川世莫不聞太邱之賢降及千載孰纂其先君曾祖考
奕世服道樂只邱園不易其操涵停淵深後必浩浩至
君起家存諱有華郎署卿曹爵服載加周旋四紀靡有
過差於沂于并于新于撫若泗與國別乘守土王澤是
宣及爾黎庶聽訟由人下無宄民發姦摘伏異如明神
折強扶弱愛如陽春七十致政雖曰禮典鄉士大夫由
之蓋鮮惟君知止聖言是踐昔學而仕車朱兩轡盍歸
乎來棲遲衡門與終進退身沒名存咨爾來世欽此遺
懿鄉黨善人朝廷循吏石有時泐斯文不墜

鄭都官墓表

予旣作韓文公祠成因畫都官郎中榮陽鄭公像於東
壁以配未幾郡人之戴白者以公墓所在來告乃率僚
尸丞往觀之距城纔七里而獲焉於是增封與樹植宇

隧前周以垣墉限以閘閔伐石為碣表於路隅公名谷
字愚袁州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及第授京兆府劇縣
尉卒以尚書都官郎中老於鄉嘗作拾遺補闕當時正
人多稱其善尤工五七言詩為薛能大拙所有雲臺編
與外集凡四百篇至今行焉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授
兒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後蓋取諸辭章清婉明白
不狎不野故然嗚呼人患不學學患不至苟至矣雖小
善必聞古之賢師日者之類有能臻其極猶或不磨滅
於後世矧詩者吾聖人之門六藝之一乎宜乎公之名

與詩俱存也予觀今袁人服儒而志古者誠不少矣他
日卓然以文章功業與前人並駕則誰歟予是舉也將
以勉其所未至耳墓在宜春縣信義鄉仁成里至和元
年冬十二月五日記

祭故鄆州孔給事文

維寶元二年歲次己卯閏十二月丁亥朔十日丙申承
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齊州軍州兼管內河堤勸農事
借緋祖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鄆州給事
孔公之靈嗚呼直如絃死道邊昔聞其語今見公焉嗚

呼公平秉德自天其道甚大動直靜專惟我素王實公
遠祖王之四科方冊攸布公能兼之用濟近處克孝於
親克忠於君德行以聞再使絕域時謂稱職言語維則
五爲州牧務簡刑肅政事有穆好古博雅不舍晝夜文
學是篤公以讜言得官諫垣孜孜獻替袞闕以完中間
左遷迺於蕃宣帝思其賢趣召次旋復位於朝丞我御
史表正中外有綱有紀有議於廷惟公固爭遂被斥逐
去如流萍守徐暨堯歲華五變又詔俾歸舊職是踐厥
惟宵人實文通臣訟起王府述狀誠陳公按其獄細大
必親投鼠忌器有惻上仁巧言如簧茲用中傷朝奪其
官夕與汶陽道次澶州館舍以捐聞諸行路失聲潛然
靈輻東歸闕里故第寓殯於郊茲辰維利敢陳薄奠以
致精意公其鑒之尙或來暨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爲病設醮青詞

臣聞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惟時上天鑒厥下厥下克
寅威嚴惟無咎悔亦多集於多祉茲臣固常聞於師而
臣愚不明弗克率厥道以底於休反肆志不類允宜速
災釁於厥身今天謂愚無罰而猶降疾以告戒俾怵惕

其心而臣夙夜靜惟先王之訓儆懼不怠尙克惠迪以終有慶以承天惠惟天聽在下必聞臣之言天而旣告戒矣臣亦旣儆懼矣實期藥石所治以卽康寧臣其有渝今日之言惟天罰不敢追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士策問三道

問古者井田之法什一而稅國用足民食不匱雖有凶荒兵革而民無菜色者矣國家富有天下農田至廣賦稅亦厚益以山澤之產鹺菴金珠犀象之利又征商權酷獲其饒無凶荒兵革之事而國用不足民食匱者何

也子極言其所以然而陳古道以教我

問儒者言聖人則必首夫孔子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謂之六經茲固萬世不刊之書也孔氏序書則云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今之所存可考矣司馬遷作史記則有五帝本紀孔氏又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司馬本紀則首黃帝刪紀亦旣有異言五帝又復不同二者差殊豈無得失聖賢之旨子其辨焉

問夫子之文章著於書載於傳所以垂世立教不爲空

言也其有並出書傳而旨遠不類矣非質於博識通儒則不能無惑且如書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及稱子路則曰片言折獄其由也與又若會於夾谷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及對衛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儻以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則由也片言折獄何爲而稱之苟有文事者必有備則衛公問陳何爲而不對茲固學者之所當沈研耽味也進問其說以附於經

與盱江李泰伯五啓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驛置相望不

遠千里無階披奉惟增瞻企法掾連君錫僕之故人有文而善與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驩矣千萬善愛慰

此多憶無擇手記

六月十七日

無擇啓累日前軍校過敝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無

他爲慰甚深也慶厯良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之書

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乎獯鬻

何患乎拓跋氏耶無擇疎賤不得言於朝泰伯又俾附

寄永叔卽須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記奉書必得通

上無擇近作愛堂銘與文爽序在君錫處宜在觀覽因

風幸示可否之秋暑千萬善愛不宣無擇再拜

二十日

無擇自來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得時時拜書徒自愧頌亾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陳生過聽不佞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之策捧覽之際覩生面目茲足下之不鄙遺我而俾之相示也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趨奉來由惟祝善愛諸懇可期而會茲不布萬一無擇再拜

四月九日
淮上書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嚮者居憂丹陽辱書者再兼承見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途阻遠少遇信便無階致誠而望風依依靡忘終日也去歲過洪井見建昌牙校首詢動止且將附問乃先生赴范杭州詔已行矣又不得通區區於左右今陳秀才人來捧所貺手尺且悉起居如宜差慰瞻渴萬一無擇方此奔走披晤未日仰蘄千萬爲道自愛愚懷所望無擇再拜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瞻馳夏末抵袁卽欲致記竊聞暫停車寓治洪井及詢諸相識乃云他適蓋傳聞之不得當的耳介至忽捧手墨承體局休佳殊慰區區做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坐邀長

者來此爲後生唱道此時乃專遣人禮請也謹先此咨
露秋涼希千萬若時加愛懇懇無擇再拜

八月二十三日

知袁州日謁仰山廟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尊敢昭告於仰山之神大江之西袁
實小邦於京師爲遠地近世守茲土者多不選任重人
非不材與有罪爲時棄逐則不至焉無擇不幸旣不材
且有罪其小邦遠地固所宜處旣至州三日與吏民相
見矣然念雖小人不可不務爲君子蓋有志於君子則
不以進退遠邇易其慮竊惟幽明之際神人相依人克

事神以誠神必祐人以福苟無擇政有繆盩弗協於極
以傷其和神其降罰於無擇之身罔敢怨尤無作水旱
疫癘菑害百姓尙饗

祈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惟袁之民庇
於神舊矣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月民
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於神豈神以朝廷謫無
擇之身尙存餘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不雨使
千里之內戴日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疇心憂且悲

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移其責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尙饗

謝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歲比不登民饑已甚公私匱乏不堪其憂田農之家往往舉息錢以市種與牛乃克播種苟嘉穀未秀而膏澤斯愆則西成何望焉無擇不忍見此民將轉死於溝壑遂有於神蒙神哀之雨以時降闔境之內靡不霑足惟神之

德大不可酬非薦至誠罔以爲報神其有終厥惠無毀於成使民感神之德於無窮豈不休哉尙饗

秋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歲云秋矣百穀用成俾民小康乃神之賜恭修時祭是謂報功神其永苾吾民食於茲土不已尙饗

春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月旅仲春農務東作百姓有倉箱之望三時無風雨之愆繫神

降其康俾民蒙福嚴伸時祭其鑒至誠尙饗

祭韓文公祝文

皇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築韓文公祠堂落成以文安謝

嗟呼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太山北斗可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經學爲諸儒倡可從而效至於排闥浮圖力抵萬乘先謫於潮旋移於袁遺愛弗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無擇偶以罪譴出守於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盧

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翽並列從祀比至落成爲文以告諒云英爽其鑒於茲尙饗

祭鄭都官祝文

至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臣迺建鄭都官郎中墳亭神像落成之後以文安謝

無擇茲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勵邦俗則搜訪前賢遺跡詎可後與於是閱唐人登科記則知公之名有素觀郡庠雲臺編則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故阡則知公之跡可仰故卜以吉日

高宗廟諱

以墳宇繪以

亭像敬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則夫所以修完墓宇者豈欲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繼也區區之文靈其鑒焉尚饗

鼎州桃源觀題名

皇祐四年正月自廣東憲徙為湖北提刑七月奉詔改廣東轉運使

予按部辰陽往來再經桃源觀時皇祐四年秋七月已

酉壬戌范陽祖無擇題

親書刻於樓中瞿山巷碑陰

堵田仰山新廟題名

自廣東東路轉運使以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移知袁州皇祐五年六月五日到任至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尚書比部郎中翁及替罷

范陽祖無擇准制祭仰山神東平費式江夏黃本南陽白文清洛陽林觀盱江李泰伯滎陽潘及甫河東柳淇偕行至和元年夏四月庚戌淇書

刻石立於殿下饗亭前

謝到任表

元豐六年神宗詔起龍學典藩

臣無擇言昨奉勅命差臣知光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
到任交割管幹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懷懼撫
已震驚臣無擇申謝伏念臣世系單微天姿譴薄偶緣
尺寸之技謬塵甲乙之科遂自下陳寢階近侍歲月已
久功效蔑聞夙夜勤勞過咎深積果人言之是速在吏
議以何逃流竄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復
叨守土之榮實出逢辰之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
遠覆舜智無爲憫臣少被於搜揚察臣老流於荒裔遠
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捫心省過刻骨去非誓殫犬

馬之疲勞免擠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尙蓋前愆臣無
任悚惶之至

祖氏遺編卷四終

且氏遺編卷四

三

賦九辨賦詩四辨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large dark stain on the right side.



